

中国土家族源流研究

邓和平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ZHONGGUOTUJIAZUYUANLIU

中国土家族源流研究

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审

邓和平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郭桥莎 封面设计:胡 柳

中国土家族源流研究

邓和平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地矿部石油地质印刷厂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80 千字

插页:5

版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100

定价:14.50 元

书号:ISBN 7-216-02705-1/K·301

序

在梅花迎春之际，我收到邓和平同志寄来的《中国土家族源流研究》打印稿，并附函要我写一篇序。也许是因多年从事民族宗教研究的兴趣所致，我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这本书稿，其间产生了许多感想：

其一，土家族民族文化这个概念，从提出至今，不过40年，而湖北与海内学子便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具有独特见解的。邓和平同志的这本《中国土家族源流研究》，将土家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通过发掘后深层次的展现出来，说她是一枚瑰宝并不算过誉。该书从探索炎帝神农氏的活动与南方民族融合，讨论黄帝之裔的周代封国之巴“子”，反映同为“炎黄子孙”的土家族先民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分析古代“毕方”、“兹方”的来源与迁徙，考察土家族自称“毕兹卡”的丰富内涵，反映其之间的内在联系；发掘远古氏族、部落的史料，提出土家族祖先图腾崇拜与神灵崇拜的各自特点，反映“广义巴人”与“狭义巴人”的观念等；属于有史以来从未研究的课题，是邓和平同志填补了这项空白。

其二，研究土家族民族文化，不仅丰富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而且对物质文明建设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土家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民族，有570万人之多（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25%。《中国土家族源流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记叙古代民族之间的融合、迁徙、发展，以及因战争而导致的民族灾难，使当代人

深刻认识到“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坚持民族平等原则”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中国土家族源流研究》中，将古代沿海岛夷西徙、西戎羌人东迁的起因及效应，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种文化的相互促进与交流，史论结合，融为一体。这正说明了“我国各民族都有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与文化”，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民族，属于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民族，首先要爱自己的祖国。那么，我们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才能长存久远，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地发展。

其三，《中国土家族源流研究》的作者那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前几年，我与邓和平同志的接触，每次都是谈论学术研究方面的情况，大脑里只留下其功底深厚、谦虚好学的印象。后来，我听许多同志介绍，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十余年来，靠勤奋自学完成 10 部著作，在全国、省级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总字数达 400 多万字；并且为“他人作嫁”，审定书稿 60 余部，是一位研究领域涉及历史学、方志学、经济学、民族学、秘书学、档案学、心理学、质量管理和年轻的学者。特别是我从《中国水利史志专刊》、《湖北方志》、交通部《公路编史研究》、《湖北交通报》、《荆沙日报》、《荆沙文化报》、《松滋报》等众多报刊上对他进行介绍的文章中看到：他出成果的过程中有着无数的艰辛与拼搏，在完成本职工作相当出色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笔下的作品分别被湖北省委宣传部、省经委、交通厅、统计局、运管局和省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会、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期刊研究会、科技写作研究会、民族学会、公路学会、道路运输协会、交通职工思想政工研究会、运管职工思想政工研究会评为“优秀成果”、“优秀著作”或“优秀论文”，使我对他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一年前，邓和平同志被某部门聘为专家组六名成员之一，与湖北省地理学会理事长景才瑞先生一起，对一部近 60 万字的史稿进行评审。

许多人谈及他为中华民族团结昌盛而刻苦钻研、为经济腾飞而尽心竭力的可贵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也值得向全社会推广。我希望邓和平同志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在民族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领域和“双文明”建设宣传工作上继续努力，取得新成绩。

《中国土家族源流研究》即将付梓之时，写出上述这些感想，聊以为序。

袁仲由 研究员

1997年3月11日于武昌水果湖

(袁仲由，土家族，时任全国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协作会会长，省政府民宗委主任；湖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民宗委主任、省民族学会会长。)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篇 导 论

概说	(5)
古代炎帝部落与西南方部族融合粗探	(9)
一、炎帝神农氏的起源及南方活动区域	(10)
二、南方各部族之间的融合	(15)
三、炎帝部族与西南方部族的融合	(17)
从毕方与兹方的融合到“毕兹卡”形成之探索	(19)
一、毕方与兹方所处时期辨论	(19)
二、“毕”与“兹”融合之分析	(22)
三、“毕兹卡”的形成与称谓延续	(24)
“毕兹卡”浅析	(27)
一、土家语探源	(27)
二、毕、兹、卡三字释义	(28)
三、“毕兹卡”所表达的丰富含义	(30)

第二篇 图腾·神灵

土家人祖先的图腾崇拜与神灵崇拜之梗概	(33)
古代巴国地域先民图腾崇拜管窥	(35)
一、图腾及其功能	(36)
二、湘鄂渝黔地带图腾崇拜氏族	(40)

三、迁徙于湘鄂渝黔的图腾崇拜氏族	(45)
土家族及其先民祖神灵崇拜纵横谈	(49)
一、诸祖神灵名谱	(50)
二、诸祖神灵起源	(51)
三、诸祖神灵传说的大致时代	(59)

第三篇 毕方·犬戎

对毕方部族研究的新认识	(67)
一、文献古籍记载“毕方”的可贵资料	(68)
二、更新治史观念还毕方部族本来面目	(70)
古代毕方与犬戎国新探	(75)
一、概述	(75)
二、毕方	(76)
三、犬戎国	(81)
四、结论	(88)
夷风戎俗之遗存	(90)
一、“鸟夷”之遗风	(90)
二、“犬戎”之习俗	(92)
三、“戎蛮”之古习	(94)

第四篇 兹方·盐神

兹人的来源与迁徙略述	(97)
一、兹人的来源	(98)
二、兹人向东迁徙	(99)
三、兹人向西向南迁徙	(100)
四、兹人向东南迁徙	(102)
兹方新讨论	(104)
一、兹方讨论应力避三误	(105)

二、兹方由来	(109)
三、兹方地域	(112)
盐水神女的来源与分布	(117)
一、盐水神女的起源	(117)
二、盐水国鸟氏与盐水神女的联系	(120)
三、黄帝女魃与盐水神女的关系	(123)

第五篇 虎方·巴方

虎人与巴人融合概述	(128)
一、黄帝系“虎人”与炎帝系的接触与融合	(129)
二、虎方与巴方的融合	(130)
三、白虎夷融入巴国后疑问浅答	(133)
虎方与巴方新议	(134)
一、虎方	(135)
二、巴方	(144)
虎文化与巴人崇虎剖析	(149)
一、虎文化与其它文化简述	(151)
二、巴人虎神灵崇拜辨证	(153)
巴人古姓氏泛谈	(157)
一、巴氏与把姓	(158)
二、樊氏与攀氏	(159)
三、瞫覃谭三姓	(161)
四、相姓与向氏	(162)
五、郑镇二姓	(163)
六、复姓的来历	(163)
七、蛮邓戎夷四姓	(164)

第六篇 巴国·廪君

浅谈巴国	(166)
一、巴国基本情况讨论	(167)
二、巴国势力涉及的区域	(169)
三、巴建国前与后的“方”“支”之比较	(173)
四、从巴都的迁移看巴地的变化	(178)
廪君杂说	(182)
一、廪君的名义和起源	(182)
二、廪君是巴部落联盟酋长或巴国首领的尊号	(186)
三、“廪君蛮”及其后裔	(191)

第七篇 辅论

当代土家族研究综述	(194)
一、关于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研究	(195)
二、关于土家族族源的研究	(197)
三、关于土家族政治的研究	(201)
四、关于土家族经济的研究	(203)
何处武陵桃花源	(207)
一、“桃源”不是虚构境	(208)
二、“避秦”并非限于“秦”	(209)
三、哪处“桃源”可“避秦”	(215)
四、真正“桃源”在武陵	(220)
 跋	景才瑞 (226)
寄语读者	(228)

前　　言

土家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本来特别丰富，但因为多种原因，给人许多错觉，误以为贫乏无可记述，进而研究缺乏资料。至今为止，有关土家族传统文化的著述甚少：近几年出版的一部分土家族历史书籍，一般以土司沿革起笔，虽对羁縻制度有所涉及，但仅仅浮光掠影地提到一下；甚至对土家族人自称“毕兹卡”的渊源也未作深入讨论，实在使人感到遗憾。

(一)

研究土家族传统文化时，给人以错觉的几种原因：一是历史上没有留下有关土家族的宏篇历史文献，零星片断的资料散布于先秦和汉以后的古籍里，考订、筛选、取舍原始素材难；二是土家族人有语言无文字，传统文化没有形成自身文字体系，也没有本民族“史诗”作主线，探索、讨论、深究事物本质难；三是土家族是20世纪50年代才被确定名称的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研究起步晚，“原始积累”微薄，总结、掌握、借鉴具体方法难；四是叙述当代评述发展时，“吹糠见米好做饭”的观念影响深，缺乏对一个民族整体讨论意识，明确、提高、加深思想认识难。

上述的错觉，严重地影响着土家族历史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如此下去，务必形成以下问题：第一，土家族的历史文化，就是现在

研究出来的“横断面”，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谈可记了。第二，土家族的历史悠久，能展示的现在都展示出来了，深入研究只能留给未来者。第三，土家族的历史文化研究与否，与当代经济建设没有紧密联系，没有必要再花功夫去讨论。

笔者认为，若真出现上述问题，土家族传统文化研究将会在我们这一代被“隔绝”，民族文化史上将出现“断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将出现“缺项”。怎样看待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一般人认为，研究传统文化，有三大功能：存史、资治、教化。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无所不有，研究传统文化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资源开发、经济发展有紧密联系。做一项前人所未做的事业，是当代人应勇于承担的责任。

(二)

研究土家族传统文化是一项十分严谨的工作，但笔者以为，探索是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学习。从书本中来，从实际中来，采用民族文献资料考订与实地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土家族历史，也不是不可能的。

有不少研究土家族文化的著述，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诸如“土家人有敬虎与赶虎”两种习俗，“巴人有虎图腾与非虎图腾”两种观点，“土家族先民是巴人，是槃瓠，是湘西土著，是‘乌蛮’衍化和江西迁移等多种说法”，“土家人自称‘毕兹卡’含义有待进一步考证”，“廪君与盐水神女是否同属巴人”，“巴人系羌人一支迁入”等等，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笔者认真拜读各家大作之时，认为都有道理，有人云亦云之态。后将各家大作结合通读、比较、考订众人之依据时发现，土家族源流如一千多枝之树，方才开始反思上述问题。

《世本》云：“后照是始为巴人。”而后照之先称什么？在湘鄂渝黔地带有没有部族？有哪些部族？再者，《甲骨文字研究》、《殷虚

文字丙编》中有“巴方”、“虎方”，《后汉书》认为“五溪蛮”系“槃瓠之后”，《山海经》中有“盐长国”、“赤水女子献”等，这些部族是否在同一时代出现在湘鄂渝黔地带？还有《山海经》、《韩非子》、《尚书》中有“毕方(鸟)”，《史记》、《资治通鉴》中有“兹方”，毕方、兹方与“毕兹卡”是否有联系？笔者反思之后取积极态度，抱着求学、求知、求解之心，开始沿着弄清土家族源流方向去努力。

(三)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由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土家族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研究其源流，应始终坚持这一观点，本着这一宗旨。

土家族“源流”本来有着丰富的内容，由于数千年的“积淤”，有许多素材被掩饰，或者说被淹没。可贵的资料夹杂于文献、古籍、地方史志、诗词歌赋、故事说唱、遗存实物、地下文物以及民间众多有形或无形(传说)载体中。研究其源流时，广征博采各种资料，才能展示其本来面目。

在探索土家族源流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做到用民族学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结合文物考古、古文字学、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谱牒学、方志学、民间文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进行综合讨论。

通过探索发现如下线索：其一，巴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巴人是指包括毕方、巴方、虎方、兹方、盐神、羌人一支、犬戎一支等部族融合形成的巴国之民；狭义的巴人，是指巴国形成前与各部族并存的“巴方”。其二，母系氏族社会，图腾崇拜有别：巴方系“蛇”，毕方系“鸟”，虎方系“虎”，盐神系“虫”，羌人系“羌”(似虎似羊)，兹人系“鸟”和“草”(兹人部落中有动物图腾崇拜氏族和植物图腾崇拜氏族之分)，犬戎系“犬”等。其三，毕方、巴方、犬戎等部族早期活动于西南方，盐神(包括赤水女子献)、虎方早期活动于黄

河流域,后迁徙南方,均与炎帝、黄帝有密切联系。其四,“兹人”周代有南迁巴国者;“兹方”是巴国政权因楚逼西迁后,留在原居地的部落,其自称仍为“兹人”。秦统一中国,巴国不复存在,原“毕方”旧地的“毕人”与“兹人”融合形成“毕兹卡”。其五,土家人敬虎与赶虎习俗是中国“虎文化”的内容之一,是封建王朝与“荒服”部落之间、土家人“多源归一”过程及“蛮酋”与“蛮人”之间多种因素构成的。

(四)

所述意见,是最初理出的思路,认识逐步从感性到理性,土家族源流的著述可以开始撰写了,但还有一些困难,是下笔前一下子难以解决的。

由于早期部族的资料散杂于各时期古籍、文献中,某些古籍的作期至今没有推断出,撰写土家族源流之时,无法排列出各氏族、部落所处准确时代。

早期部族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源于古代神话本、民间传说本及民间遗存,将其与考古文物、历代正史作比较讨论,历代学人多认为此是“异端”、“荒诞”,若不如此,又易流入道家的哲理玄谈。在撰写过程中处理上述矛盾仍系一大棘手问题。

尽管在素材搜集上作了不懈努力,仍然还存在不少“空档”。诸如巴国建立与灭亡、各部族活动区域界限等具体资料,穷极家藏及借阅之书,深入湘鄂渝数十村寨,也未能找到,撰写时涉及到相应问题难以解决。

虽然有上述种种困难,仍打算尽心竭力,以湘鄂渝黔地带为地域范围,对土家族源流展开论述。总体结构采用横面型,具体层次上运用专题式,使读者大略能窥见中国土家族源流之概貌。

第一篇 导 论

概 说

源流，本指水的本源和支流，也指事物的起源和发展。^① 土家学界的学者在研究民族历史过程和探索其起源与发展上，于“形”与“神”方面采用了“有机结合”的方式。

土家人自称“毕兹卡”。自潘光旦先生 1955 年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中揭示巴人与土家族的关系以来，土家族源流研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课题。其讨论观点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曰“外来说”，诸如“氐羌说”、“江西迁来说”、“乌蛮说”、“东夷说”、“僰人说”、“槃瓠说”等；二曰“土著说”，包括“巴人说”、“濮人说”、“蛮蜒说”、“土著先民说”等；三曰“多元说”。

土家族是生活在祖国南方的一个民族。其“本源”根植南

^① 《辞源》（修订本）第三册第 1859 页，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12 月版。

方，这是无可非议的。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在今土家族聚居区域就有人类活动。1956年在清江下游下钟湾发现的“长阳人”化石^①，“足以证明在距今十万年至十五万年的旧石器中期，我们茹毛饮血的祖先，就已经在清江之滨繁衍生息。”^② 1987年以来，先后在澧县、石门、泸溪、保靖等湘西北地带，发现出土旧石器的遗址和地点百余处^③，充分说明早在距今约二万年至五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今土家族聚居地辛勤地开拓。在新石器时代，湘鄂渝黔地带著名文化遗址分布广，东至江陵，西至重庆，南至巫山，北至沅水，计有数十处之多^④。众多地方史志记载，今土家族聚居区域腹地（湘鄂渝黔交界地带）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铲等，是南方民族祖先在该地域活动的佐证。

距今五千年至七千年前，炎帝神农氏活动于西南方（一说源于关中，一说源于随州厉山），“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炎帝为赤色，别称为赤帝”^⑤。南方民族在古代“炎帝系”民族融合时代，土家族先民与兄弟民族先民共同生活在湘鄂渝黔四省市境内。有关这一时代炎帝神农氏的活动，不仅通过文献记载和人们代代口传下来，且有更多的“地名活化石”成为研究素材而保留至今。如果说上述一切均与当代从事土家族源流研究的学者所“断限”时期不同，或者说当时还没有出现“巴氏族”，但这并不能否认南方古代人类在此活动的史实。假定“巴人”形成时期是在黄帝时期或者以后，自此计算起，也有毕方（鸟）、赤水女子献等一些与“巴人”同时代的南方部族，他们与“巴人”同为今

① 沈起炜著：《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第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② 曾国操：《腾龙洞》，第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

③ 参见袁家荣：《略谈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④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原始社会遗址图》，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⑤ 张正明著：《楚史》第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

日生活在湘鄂渝黔地帶土家族的祖先。

笔者不否认土家族是古代巴人中一支的后裔。但又认为应通过讨论来澄清土家族先民“本源”属于哪一支；随着社会发展，弄清哪些“支流”逐步融合于其中。同时也意识到只有这样才不负对土家族源流研究的初衷。

自古帝炎黄时代至秦统一中国，相间数千年均能从古籍文献中查阅到“巴先民”及“巴”的踪迹。笔者认为在此数千年“空间”中，从记载“巴”存在的不同时期、不同疆域（活动区域）、不同影响分析，都不能视为“始终如一”，而应“一分为二”。即巴国形成前，巴人是“巴方”的代称，他与“虎方”、“羌方”、“毕方”、“鬼方”是大致处于同时期的。黄帝于泰山举行华夏部落联盟大会，有虎（虎方）、狼、象、鸟（毕方）、蛇（巴方）等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参加^①，便说明了这点。因此，该时期（巴国形成前）的“巴人”，应理解为“狭义的巴人”。

历史上西周定鼎华夏后，分封宗室，立“巴子国”^②。巴国形成后，经历了“兴起——鼎盛——衰落——消亡”过程。在“兴起——鼎盛”阶段，有众多部族或方国融入其国。融入巴国者主要是原活动在南方、西南方部族或方国（包括“巴子国”分封前迁徙到南方、西南方的东夷、西羌等一支或数支外来部族）；其次是外来部族中的一部分。在此阶段中，原与“巴方”同时代的“毕方”、“盐神”、“赤水女子献”、“巫蜒”、“虎方”一支等相继融入巴国，以及有迹可觅的“犬戎一支”、“羌人一支”、“兹人一支”和“濮、僰、僚”等部族中若干支原活动区域，概在巴国势力控制之中。此阶段的“巴人”不仅指古代“巴方”，还包括上述融入巴国的各部族或方国在内。所以说这里言及到的“巴人”，应理解为“广义巴人”。

① 《韩非子·十过篇》。

② 《华阳国志·巴志》。